八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講於「第一屆南區大專青年佛學文藝冬令營」

大乘佛教思想教理

傳道法師 講
蔡雅珍 記

一 實相法印

佛教的分期，有根本佛教、原始佛教、部派佛教、大乘佛教到最後的密乘佛教，這是日本學者的分法。至於根本佛教與原始佛教則不必嚴格區分。原始佛教的思想是三法印，到了大乘（分爲初期大乘、後期大乘、密乘大乘）佛教思想則爲一實相法印。龍樹菩薩認爲三法印就是一實相法印。佛教的特質是緣起，一切現象存在於衆因衆緣的相互依存關係中。因此，凡是由各種條件、因素所組合的都會變化，在空間上沒有獨存性，在時間上也沒有恆常性。變化時，假名生，假名滅，並沒有眞生眞滅。所有事相只是一種組合的重新排列。

原始佛教的涅槃——貪瞋癡永盡，講心地工夫。在理論方面而言，一切的因緣和合皆無實性，都在變動，而變動的原理永遠不變。因爲佛教的特質是緣起，所以否定了創造論、宿命論、無因論和邪因論，在時間上稱之爲諸行無常。

諸行無常在生理上是生老病死，在意念上是生住異滅。生起的念頭連續、變化、消滅、循環不絕，就像是輪子的迴轉，故稱輪迴。每個人的妄念從未停過，如果妄念停止是解脫。死是生理死亡，下一生仍有妄念。心念有生住異滅，物理有成住壞空，所以諸行無常；從生理、物理至心理都是變化無常，常性不可得，故緣起性空。因爲空間上的獨存性不可得，故諸法無我。

「我」的定義是獨存、主宰、不變。如果眞的是「我」，今天是我，明天當然也是我，不能說今天是我而明天不是我。試問，我們能否支配一切？支配自己的情緒？支配一個國家、社會？不能。那需要衆多因緣，一個因緣變化便整個變化，故乃相互依存。佛教說「如樹如山」，好像三枝蘆葦所構成的三腳架，能說誰依靠誰？誰最重要？因爲重要是對不重要而說的，所以都不重要。故獨存性不可得，因爲是緣起，所以是性空。

同體大悲

涅槃寂靜乃實存性不可得，即空性，即實相。大到整個宇宙太空，小到微塵，外至山河大地，內到我們的起心動念，實實在在的都是緣起無住性，諸法是如此地印定，所以是一實相法印。從三法印到一實相法印的演變，心胸就擴大了，從自我到世界的關懷，到宇宙的觀察。太虛大師的眼光遠大，他在民國初年就想到國際上的佛學匯合。現代的科技講求整合，宗教難道不要整合？佛教的各個宗派當然也要整合，保有一個概況性、整體性的了解。從原始佛教的三法印演變到大乘佛教的一實相法印，其精神就不一樣。既然是同體，生理、物理、心理、衆生與我、大自然與我都息息相關。大家是否感覺到，當我們在人很多的戲院時，會感到很悶，頭

會暈，只要出去外面就好了。那是因爲戲院內的空氣汚濁，氧氣少，二氧化碳多。於是我們知道，能行光合作用的綠色植物——草、樹木與我們本是息息相關。但我們可以看到，台灣的森林被砍伐、剷除，造成水土保持不良，水庫的淤沙上升。水土保護區未做到完善的保護，山上種植高冷蔬菜、高經濟水果，使用化學農藥，不僅是水、土的問題，也造成水中含大量的消毒水。現在我們的食用水加了氯，這是會引起肝硬化、致癌的物質。除此之外，整個生態被破壞，但我們卻只關心唸什麼系將來有出路，能賺錢就好了。

既然是整體性，所以佛教高唱「同體大悲」。同體就是整體，人與動物、礦物、植物是相互依存的，是平等的，所以要等量齊觀。我們要尊重生命，尊重生態，所以大家就了解，爲何傳道師父一個出家人要去搞環保了吧？菩薩有兩個工作：成熟衆生，莊嚴國度。莊嚴國度就是美化環境。一個人若光有錢，有學問，卻住在垃圾堆裏，不出三天必生病，不病死也會被氣死，我爲什麼要去教育大衆重視環保？因爲這是我的本分。

因爲我們是父母生的，所以要感謝父母親。父母親有沒有父母親？要不要吃飯、穿衣、讀書、醫藥、交通、娛樂？若這樣思考，所有萬事萬物都對我們有恩了。既是有恩，則是我們吸收人家，接受人家，當然要義不容辭的回饋。布施是一種義務、報恩，而不是功德，要想想自己的本分，就知道爲何會有菩薩精神的產生。

緣起還滅得解脫

從三法印擴充到一實相法印，反應出佛教的思想變化。其實踐內容即四諦、八正道及十二因緣，這些都是來自緣起，因爲緣起，才有苦集滅道，才有生滅輪迴；反其道而修，不得解脫。若緣起不是常常這樣，就有麻煩了。世間人不會聰明的永遠聰明，欺詐的永遠欺詐，整個循環變化有一定的軌則，包括釋迦牟尼佛在內，任何一個人做出不尊重生命、破壞環境、貪瞋癡的事體，一定墮落。任何人不論信仰宗教或不信仰，依緣起還滅去做，一定解脫，故佛教不崇拜權威。不一定聽老師的，無師也可以自通，就是獨覺；佛教允許學生與老師辯論，但是其他宗教就認爲這是造反了。佛教講平等觀，緣起的相互依存是平等的。八正道即三增上學，藉此德行慢慢擴張。人會貪瞋癡，貪世間的名利與男女情慾，那是因爲人認爲那是最快樂的，修「定」時，快樂超過它。就夫妻而言，快不快樂要靠雙方配合，可能晴時多雲偶陣雨，剛剛才卿卿我我、纏綿悱惻，等一下又吵架、打架了；但是，打坐一個鐘頭，一個鐘頭很愉快，十個鐘頭便十個鐘頭很愉快，修定時可使心不爲外境所誘惑。因爲心會散亂，只有定力專心時，才能觀察到我們的心是清淨或不清淨的、是害人或利人的，所以「定」可使我們的心清淨。但只有「定」還是不夠的，仍要有智慧，只在定中不貪瞋癡，那只是忘我而非無我。就像你很討厭某位同學，便不願意和他在一起，便去逃避，入山面壁三年，三年後下山，「啊！你還沒死啊！」就要自己氣死了，要有智慧才能無我。

戒定慧三增上學

戒定慧爲何是增上學？增上是有力，我不是爲了有

德行才來持戒，否則那只是戒學。我是爲了提升向上、向善、向光明、向解脫而來持戒，那就是戒增上學，是爲修定而持戒。修定不是要引發神通，也不是要炫耀。我們學任何宗教，愈學貪心愈少，瞋恨心愈少，傲慢心減輕，不明理的任性減輕才是對的。教育的目的在改變氣質，若愈改愈糟就是反教育了。

修定如果是爲了開智慧，就是定增上學；若是爲了修定而修定，只是定學，不能叫定增上學。爲何要有智慧？開智慧做什麼？有名，有利，有才情，可以耍嘴皮子辯贏人家，傲視羣倫，不叫慧學。佛學的慧，要從自己和別人兩個角度來講，自己要斷煩惱、了生死，要度衆生，以便離苦得樂，爲解脫而修定慧，才叫慧增上學。

八正道的內容即三增上學，是佛教的中道。中，有中正、中實的意思，中正是接近於中庸，恰到好處；中實是如實，苦的時候如實知道苦，樂的時候如實知道樂。苦是什麼因緣？我們爲何會苦？要如實知道其因緣果報。沒有再增加苦的因緣，則苦有時而盡，過一段時間就沒了。佛教所有的戒律只有一種約束——緣起法則，自己做自己負責，所說所做，正確不正確都由自己負責，不是要人家監視你。這裏面有理論的如實，知道苦的原因與結果，現象如果發現，將之消滅，就會很輕鬆快樂，就是滅。但滅不是憑空而來，不是風水地理、犯太歲改一改，而是要將因緣絕滅。佛教說懺悔是把不好的因緣斷掉，以後不再有。故當苦現前時，不會討厭（也不是喜歡），而是如實知道苦的因緣果報。當樂成功了，快樂幸福來了，你也不會高興，因爲你知道這些是因緣果報來的。如果樂過頭、傲慢了，不再繼續去做善的因緣，將福報享盡了，壞的業報就現前，驕兵必敗是千古不變的定律。不要自大，因爲自大就不求上進。如實知道苦樂，知道緣起無住性——空，當下解脫。佛法就是要活在當下，現在一念不起不生。遇到好與壞，喜歡就是貪心，討厭就是瞋恨心，說我沒有感覺是愚癡心，離此三心，就與緣起無住性相應，就是空，就會起悲心，就是菩薩道。八正道，非理論的中道，乃實踐之中道；佛教的思想內涵是實踐而非理論。另一方面，緣起與四聖諦是理論的中道。

緣起中道

大乘、小乘是梵語譯義。摩訶是大，一般翻譯爲摩訶衍，即大乘。乘乃車輛，形容大的車比小的車多度一些人。大乘非寺廟大、信徒多、學問高深或打坐入定久，應是悲智廣大，應是徧學而非單學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並非一門深入，信仰宗教學派不要馬上從那一派進入，那並不是一門深入，而是一門陷入，於是有了成見，不如實觀，不能把握中道。故大乘是看悲心的表現，是要用行動眞正去做，是要看做了能影響多少人？是否執著了？如果有人自認爲有智慧無罣礙，且慢，那可要看看他的得失心大不大？智慧運用如何？由內修外弘的工夫來看成效如何。

大乘是佛陀爲鼓勵低下根機的人而敷演。佛陀契機而講經說法，因時因地因人而講，重修行，重實證。論則是重分別、判斷、理解。因佛陀有智慧、悲心，依人的根性說法，而能使之受益，這是我們都做不到的。再看看佛陀的時代，相當於中國的春秋，中印兩國都是處於動亂的時代，平民百姓的生命不值錢，佛陀於是在社會紛亂中，提出緣起中道，讓大家知道四姓是平等的，無高低貴賤之分，人的尊卑在於身口意三業高貴與否。

具備上升的條件，如同油置於水中必然浮起；具備墮落的因素，如同鐵沈入水中。任何宗教信仰或任何身分地位的人，都無法違背，這就是眞理的平等。

度衆也是如此，「事有所不知，事有所不能」。曾經有人要出家，當時釋尊外出，於是目犍連用神通看他的過去世，在五百世當中沒說過好話，更不論做好事了，於是認爲他壞事做盡，沒有善根，五事不具足，不能出家。因此那人便哭了，釋尊回來，問明原因，便讓他出家了，而他也認眞修行，四個月就證了阿羅漢。阿難便問釋尊，爲何他當佛陀侍者多年，還沒證阿羅漢？沒有善根不是不能證阿羅漢嗎？因爲大家都說他沒善根，於是激發了他的潛能、好勝心、慚愧心，比大家認眞用功。釋尊說，在無量世，有位樵夫遇到一隻老虎要吃他，便嚇得爬到樹上去，當他要掉到地上時，喊了一句「南無佛」，於是經過了無量世，因緣成熟。另一則斷除過去習氣的故事，迦葉尊者在過去五百世都是大富翁，雖然成了阿羅漢，傲慢心仍然存在，仍然喜歡指使人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看到，五百羅漢五百種形狀，因爲斷盡貪瞋癡，所以看起來氣質還不錯，但仍不圓滿，表示思想言行尚未圓滿。菩薩、佛比較圓滿，所以每一尊都一樣，只是手持物或手印不同而已。

大乘的流傳

就地理分布，西元前四三一至二七一年爲原始佛教期，佛陀的言教局限於印度境內。部派佛教期爲西元前二七一年至西元一世紀，從印度南部傳到斯里蘭卡、中南半島，屬巴利語系、初期的聲聞三藏。一至七世紀大乘佛教傳至中亞西域（天山南北麓）、中國、朝鮮至日本，屬中期的漢文系統，有聲聞三藏與菩薩三藏。一、二世紀（兩晉時代）大乘經典傳入中國，有了翻譯，當時並非一宗一派，漢文系大藏不只一宗一派，有大衆部等等。佛教自印度傳入時，有海陸兩路，海路是直接的，陸路則先傳至中亞再到中國內地，有了中亞的轉折，吸收了當地語文而結合，才入中國，故翻譯會有出入。漢文語系代表梵文系統，中國佛教有原始、初期和中期等大乘佛教，後期大乘則是西藏較多。密教傳入中國後再至日本的，稱之爲唐密、東密；傳至西藏的稱之爲藏密，成爲藏文系統。知識分子要了解佛教，只一宗一派是絕對不夠的，一定要兼顧巴利文、漢語、藏語系統及歐美的漢文研究，尤其日本是目前研究佛學的先鋒，它吸收了中唐的古典，再加上明治維新時期從西洋所學到的治學方法（考古、歷史、人類學）。因此，研究佛學要懂得第一手資料，語文學習最重要，以免閱讀到錯誤的翻譯而不知。法國某大文豪在翻譯印度佛教史之後，得到結論：佛教是低級的宗教。佛經中提到「牛頭旃檀」是最珍貴的，它是一種牛頭形狀的沈香，但卻被翻譯成崇拜牛。因爲印度很窮，印度人都喝牛奶，牛好比是他們的媽媽，崇拜牛是一種感恩；而且聖牛還要是母牛才行。聖牛是屬於印度教的信仰而非佛教，卻被張冠李戴了。

佛陀曾講了一個寓言故事：一位不良於行的老師，有兩位尊師重道的學生，各自在老師腿上按摩。二人卻愛爭風吃醋，問老師誰按摩得最好，老師回答都很好。於是其中一人便不舒服，將老師的一條腿打斷，讓另一人沒得表現。但當另一人發現自己沒得表現後，也不讓他人表現，便將老師的另一條腿打斷，最倒楣的是老師。這好比大乘自稱是最大的，小乘自稱是最貴的，互相

攻訐對方是小家氣概的，是假的，最後是佛教倒楣。

大乘的興起

大乘佛教的興起，要從經典解釋與戒律實踐的分歧來看。佛陀在世時就有信行人與法行人；有的重感情，有的重理智，有的重悲心，各不相同，與根性差別有關。對經典方面的解釋，重點在於修行，應機修證；對戒律方面的實踐，重點在於性。佛陀將滅度時，曾對阿難說，根本戒以外的小小戒可以捨。佛滅度後的那年夏天，弟子開會，迦葉尊者在王舍城取得領導權，問阿難到底是那些小小戒可以捨，因爲有的認爲根本戒以外的都是小小戒，有的認爲菩薩的十重戒以外的衆學法是小小戒等等，衆說紛紜。甚至有的微細到連椰子水都不能喝，因椰子水放久了會有酒味。鹽巴能不能放隔夜？比丘能否離開座位去吃東西？這些都太拘謹了。其實，這是佛陀爲了比較調皮的劣質比丘而定的。因爲他們先在一處吃飽了飯後，又到另一村落去吃，所以佛陀便決定不能離座食。但傳到台灣之後，卻成爲戒律之一，離座添飯時大家互視會心一笑。因爲戒律規定坐下去就不能起來了，所以大家就盡量把飯壓緊，否則將吃不飽。又因爲戒律要求過午不食，所以兩餐當一餐吃，如此就失去了戒律的精神。迦葉尊者便決定只要是佛陀所講的，一條戒都不能少，佛陀沒有持的都可以做。

因根性的差別，故持法者對於佛經的解釋，各有不同的重點。重經者稱經師，重律者稱律師，論法者稱論師，這是法行人。瑜伽講禪定，定慧相應；梵唄則是讀誦，用聲韻學來唱，講唱文學成爲音聲佛教。譬喻者講經書、律書和瑜伽，多數是重在教團內對出家人的教育；譬喻書和說唱者則注重於教化在家社會羣衆，重信講信仰，講實踐。這是大乘興起的遠因，近因則是危機意識與高瞻遠矚。東西不能放隔夜是因爲佛陀早期未吃素，晚期才吃素。在《舍利弗問經》中曾提到，他問釋尊爲何不開始就叫我們吃素？以前外道習性重，人家供養什麼就吃什麼，居無定所，但現在已安定下來了，智慧也證了阿羅漢，基於同體大悲，就不應該吃葷。所以，不殺生、不吃衆生肉是大乘佛教必然的結論。當佛陀知道某處有飢荒，有傳染病時，他馬上奮不顧身前往醫療，去照顧並安慰，弟子也跟著去，連帶理論哲學也帶去了，這是大悲心、大悲願的行爲表現；但是現在卻變成重誦經。宗教應該關心社會，關心一切，參加社團也是一樣，也要關心其他的事，參加其他活動，否則引人討厭，相對地也討厭佛教，因自己的愚癡斷了別人的善根。有危機意識出現，是大乘佛教興起的因素。

佛陀滅度後，看不到他了，時間愈久想念得愈厲害。我們與同學、兄弟、姊妹相處，雖然會吵架，但一旦離開之後，全想到他的好處，會更加思念，眞正見面時又沒有什麼，這就是衆生。因此，永恆的動力——懷念，表現在事相上則是對佛的遺體——舍利，遺物——衣缽，遺跡——八大勝跡。身爲佛教徒，應到佛的出生、轉法輪、涅槃處去朝聖。很不可思議的是，當你踏進佛陀靜坐的地方，就算非佛教徒也能感受得到佛陀當時的電磁場。這可以用蘇俄克里安照相術來證明。譬如，一個杯子讓生氣的人拿過後，再讓另一個人握著，就會感到很暴躁；一張椅子讓慈祥的人坐過後，再讓其他人去坐，就會感到很安詳。因爲舊的電波、磁場還在，坐上椅子還會受到影響。我們也可以自己實驗，人的拇指、食指和無名指，這三指所放出的靜電最强，持大悲咒也

是用這三指。以玻璃杯盛開水，專心地起慈悲心，注視二十至三十分鐘就會起泡；有一位教授也證明過。

在事相方面，我們可以藉著朝聖來激發宗教情操，效法佛陀的慈悲濟世精神。在意識上，要仿效佛過去生的菩薩大行，忘己為人，盡其在我，要有任重道遠的使命感。

大乘的精神特色

大眾部屬改革派，上座部則是保守派。大眾派系首先倡導佛身常存，壽命無量，諸佛也無量，十方佛說法的思想於焉產生。佛陀法身常在，永恆不可思議的永遠存在，因此佛的壽命無量無邊。佛不只一尊，是由凡夫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廣度眾生所成。有無量無邊的世界，無量無邊的佛現在說法，這是大乘精神，跨越國界，不限於一宗一派。十方世界都有佛在教化，將佛法從印度傳到世界各地，從而產生了國際思想。

因為對佛永恆的懷念愈來愈強烈，於是在一世紀時，就有佛像流行，現佛莊嚴的相貌而念佛、見佛，為初期大乘佛教的中心思想。信行人則因看佛的相貌而念佛，沈澱雜亂的心，使之昇華淨化而度眾生。法行人則因佛是覺者，慈悲喜捨，每個行為動作都跟佛一樣，無貪瞋癡；每個念頭都是慈悲喜捨，故本身就是佛，無念就是佛。發展到後期成為唯心思想、眞常思想，即禪宗、唯識的思想，有本體論，有知識論，而成為三系——中觀、唯識、如來藏系統。

婆羅門教運用政治力量推展，它吸收佛教的一部分，改變成為印度教。所以，佛教也想吸收，卻吸收了較低級的性力崇拜、巫術、唸咒。佛陀是反吠陀、反祭祀、不持咒的，若是造了業，有正知見的佛教徒是不會去求經咒來減輕罪惡的。

大乘重融貫，是初後期密教大乘的特色，重直覺、重讚歎佛的行果、本生而發展至般若法門、文殊法門、淨土法門、華嚴經等普度眾生的法門。原始佛教重理論、思辨、了生死與事理的分辨。這是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最大的不同處，若我們不先瞭解這些過程，則容易懸空。佛陀教化眾生，第一先思戒定，有端正行，有犧牲奉獻的精神，有德行，有定力，有專注精神，有出離心之後，才教導四聖諦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緣和六度萬行，是循序漸進的，不是即身成佛、一世覺悟的，只是在基礎上提升。

大乘佛教各宗派的基本差異，從佛書（四阿含加雜藏）來看，內容是法與戒律。法重修證，律重規範。大乘佛經在《般若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之後，有《大智度論》等論書出現。論是對一部經的思想，做很嚴密詳細的分辨思考，故要有智慧就要讀論。經是當機者符合，但不一定符合我們。

修行在原始佛教是自律，生命的問題已澈底解決，所以沒有貪瞋癡，沒有煩惱，沒有不自在，不會為了自己官能的慾望而擾亂了生命，左右一切的智慧。大乘因同體大悲，所以一定要圓滿地教育別人，回饋社會，以成佛為目的。阿羅漢從境界上斷煩惱，但未斷習氣，開悟前是有心罵人，開悟後是無心罵人，是慣性的直接反射，菩薩與佛則是完全清淨、三德圓滿。在實踐方面，從八正道擴大為六度萬行。大乘佛教特重果報，修行一定要圓滿到成佛，智慧圓滿；悲心度化眾生，工作圓滿；煩惱斷到沒有習氣，沒有潛伏的煩惱；因地行六度萬行，具足方便，廣度眾生。